

A stylized illustration of a tree with a thick black trunk and branches. The background is a light greenish-grey with white, curved, brush-like strokes that suggest foliage or a misty atmosphere. In the bottom left corner, there is a small blue rectangular frame with a white border.

● HUAISHANG
FENGQING

淮上風情

● 刘湘如著
学林出版社

淮上風情

刘湘如 著

学林出版社

责任编辑：任祥熊

封面设计：宋珍妮

淮上风情

刘湘如 著

学林出版社 代理出版 上海定西路710弄37号
江苏书店上海发行所代理发行 江苏如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5 字数 135,000

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册

ISBN 7-80510-290-2/I·95 定价：2.20元

序

鲁彦周

我对淮河有自己的特殊情感。

我并不是淮河边上的人，我家乡的水也不属于淮河流域，我并不是喝淮河水长大的，但这并不妨碍我热爱淮河。

从50年代初开始，我就风尘仆仆来往于淮河两岸。我曾为淮河的破碎、人民的苦难所震惊，我也曾为它是新中国和自然灾害作斗争的第一个回合而鼓舞，朝鲜战场上的枪声和治淮民工的号子声几乎是同时响起的。淮河人民从远古以来所特有的反抗精神，曾在中国历史上卷起巨大的风云，同样也在现实中发出历史深层的惊天动地的和自然搏斗的呼喊。我曾踏着冰碴、踏着民工用最原始的工具所挖掘的阻挠水流的淤泥，我曾面对索索芦花思考淮上古今，我还曾驾舟于水上，从卷起的浪花中聆听那些无声的歌。然而使我惶惑不已的是我仍然不了解这一条在我国中原地区有特殊意义的河流。

我爱它，我却没有沉下来研究它，这对我始终是一个遗憾。

最近有机会读了我省散文作家刘湘如同志的《淮上风情》，非常欣喜。我欣喜的不仅是它补偿了我的淮河宿梦，而是这本集子的丰富的文采和哲理的辩证！面对这本《淮上风情》，使我的魂梦悠悠然又到了淮上，给了我许多思情牵扰。

这本散文集共50篇。作者从淮河下游《远逝的河魂》、《瓜州古渡头》开始，一直写到上游的鸡公山和淮源，它像淮河水流一般漫流开去，把淮水所至的名城、名胜、风俗典籍以至诗词掌故、民情山水，几乎都包括进来了，但它又不是一般的记叙，更不是所谓导游文字，它是由相当精美的散文所组成的，每一篇章都颇具匠心而又文采斐然。作者以饱含感情的笔，寓情於景，景中见情，吊古论今，信手拈来，犹如行云流水，佳境天然。这是一部描写一个地域的优美的散文集。

淮河流域是广大的，历史是悠久的，中国历史上许多大事都发生在淮河流域。陈胜吴广起义，楚汉之争，淝水之战，大明王朝的兴起，等等，都发生在淮河两岸。历史上许多杰出人物，从封建帝王到哲学、文学、医学等领域，都有杰出的代表人物与这里相关。孔老夫子喝的是淮河流域的水，庄子、华佗以至于施耐庵、吴承恩都属于淮上儿女，刘邦、朱元璋、曹操等等，更是凭藉淮上，驰骋中原。而许多虽非淮河流域子孙却在淮河两岸留下文风遗韵如欧阳修、辛弃疾等人，更是比比皆是。“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淮河确有过自己的光辉历史，但是淮河的灾害，淮河人民的苦难，“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同样也是“知名度”极高的。淮上的历史风云变幻，常常反映了中国历史真实面貌，淮河的变化，当然也反映了我国面貌的变化。难能可贵的是：《淮上风情》作为一部篇幅不长的散文集，它像一面美妙的折光镜，把淮上的历史与现实的风貌都反映出来了，展现出淮河流域民族文化的灿烂，这是很不容易而又是非常有意义的。

刘湘如同志是个有心人，又是一位颇具文字功底和历史知识的散文家，他在这本书中能给你以丰富的知识却没有教

科书似的枯燥。他旁征博引，撷拾历史见闻和民间传说却又能以优美抒情文字出之，因此，它的感染力就特别强烈，是一部确有自己的特色的好书！

我很愿意向读者推荐这一本书，我相信熟悉淮河的读者会和我具有相同的感受，不熟悉淮河的读者通过这本书也能够了解到淮河的今昔。作者在前言中说：“长淮之水清如苔，行人但觉心眼开”。我相信读者在读完这本书后，会有这种境界的。

1988年9月10日

前 言

长淮之水清如苔，行人但觉心眼开。

古往今来，人们以无数美好的诗章，吟颂淮河，淮河如温柔善良的慈母，哺育着两岸的人民。

打开一部厚重的中国史册，你会发现：淮河与长江、黄河一样，是中国大地上一条古老的河流。而且，在渊源复杂的河流史中，淮河享有自己独特的位置。由于她地处中原，支流纵横，湖泊星罗棋布，形成了广阔的淮河流域。这里气候宜人，物产丰富，风光如画，为装点祖国的大好河山，发展民族经济，作出重要的贡献。又由于她的独特地理位置，她还和秦岭一起，构成以“秦岭——淮河”为标志的中国南北季候温差的分水线。

数千年来，淮河流域的英雄儿女，在这块土地上，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了淮河流域灿烂的文化。这儿是华夏民族的发源地之一，至今仍可以见到众多辉煌的历史遗迹。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淮河流域的广大人民，响应毛泽东同志“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在沿淮两岸修建了许许多多水利工程，这些水利工程和原有的名胜古迹一起，形成了相互映衬的沿淮旅游区，犹如百花竞艳，灿若星辰，吸引了海内外游子，激发起人们的种种情思。

哦，你想知道《西游记》中描绘过的孙悟空的故居——那

神奇的花果山水帘洞里的情景吗？它就在淮河的下游……

你想知道古老的大运河在苏北入江门户的壮丽景象吗？它在那里与古淮河擦肩相视……

你想知道周恩来总理生命诞生的故地吗？在淮安城中心镇淮楼西北隅的小巷里，至今还流传着他的童年的故事……

你想知道扬威一时的楚霸王项羽最终怎样悲伤地哭倒在爱妃虞姬墓前吗？在淮河中游的汴河大堤和灵泗路侧，至今仍遗留着那座高大的土冢呢……

你想知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典故的由来么？它竟然与淮水南岸逶迤错致的八公山丝丝相连……

你想领略淮河三峡之一的硖石口的风光么？传说那是古代治水专家大禹用神斧劈就的……

你想倾听黑龙潭的呼啸声么？一代文学巨子欧阳修曾在此流连忘返，留下了“今夜东风吹客梦，清淮明月照孤舟”的优美诗句……

你钦佩楚相孙叔敖的政绩和俭朴作风么？他亲手领建的安丰塘，至今还在淮河南岸泛出美丽的清波……

你听说过古代有个“为恋故国，三年不语”的传奇式的息夫人么？她的故事在淮河上游的古息县街头俯拾皆是……

你知道淮河的发源地在哪儿么？你知道淮河的水妖无支祁，怎样被大禹用一根铁链子锁在一口枯井里的么？你知道河南桐柏山最高的太白顶上，那七尺见方的“淮井”里，成年累月地汨汨地响着的，是一种什么声音么？

……古老的淮河，幅员广阔的流域，究竟包涵着多少令人神往的内容？流经豫、皖、苏三省，驰骋两千多里的淮河，它的精魄在哪里？淮河的趾足涉及过哪些山川、平原？缅怀

历史，我们当怎样萌生对于浩浩淮河深沉的忆念？站在高山之巅，依于淮水之畔，远立两淮那些别开生面的古建筑和新工程之上，我们见到的淮河又将给我们怎样迥然不同的印象和感受呢？

所有这一切，我相信都是读者们希望了解的。

很久以来，笔者作为生活于淮河流域的众生中之一员，就产生过一种希望更多地了解淮河的渴念。1982年~1985年，有关部门举办“淮河笔会”，一年一度，组织部分作家沿淮河参观和体验生活。这四年时间中，笔者借参加“淮河笔会”之机，先后对淮河流域的经济、文化和风土民情进行了采访和考察，完成了向往已久的夙愿。

这里呈献给读者的，就是这四年中考察和采访的收获。

每个人都希望以自己的感觉方式，把见到和听到的东西告诉别人，以与大家分享，我也如此。这本小册子，谨以一个旅行者的足迹为线索，自淮河下游洪泽湖和高邮湖入江口始，溯淮而上，逐步展示，直至河南省桐柏山探淮源止，以此形成一个系列型的风情散文合集。这样写作的目的，旨在能使我的读者和我一样，按照时间和地点的推移顺序，渐渐步入淮河流域深厚的传统文化土壤，身历其境般地浏览淮河流域诱人的风采。

在重温这些旅历时，我又好像再次经受一次淮河的洗礼。自然，我写的仅是淮河流域的一鳞半爪，它远不能作为淮河流域历史和现实状貌的概括。加上时间匆促，笔力所限，与读者的要求肯定相距甚远。然而作为一种尝试，作为一种愿望，能够让更多的同志了解淮河和淮河流域的土地，这将是我最大的满足。

我诚恳地希望得到朋友们的批评和指正。

刘湘如

1986年9月28日

目 录

序.....	鲁彦周(1)
前言.....	(1)

第一辑 淮河在这儿喘息

(苏北淮河下游散记)

远逝的河魂.....	(2)
瓜州古渡头.....	(6)
唤醒瘦西湖.....	(9)
运河船工.....	(13)
淮安之恋.....	(16)
下淮歌吟.....	(20)
夜游新汴河.....	(23)
芦花荡, 请你述说.....	(26)
花果山觅奇.....	(29)
南山赋.....	(32)
狗肉美于歌风.....	(35)
面对一座古庙.....	(38)

第二辑 莽莽的淮河壮丽的歌

(皖北、鲁南淮河中游散记)

临淮关之夜.....	(42)
------------	------

皇陵游思·····	(46)
醉翁亭小记·····	(50)
护城道上·····	(53)
鱼山浮想·····	(56)
绿色的长堤·····	(60)
春回八斗岭·····	(64)
淝河新枝·····	(74)
宿州印象·····	(80)
听鼓涉故·····	(84)
虞姬墓前·····	(88)
银杏佳话·····	(92)
相山暮色·····	(95)
故道秋声·····	(99)
花墩纪事·····	(102)
呜呼，管鲍祠·····	(107)
第五个西湖·····	(109)
亳州胜迹·····	(114)
白乳泉观·····	(118)
断梅谷断想·····	(121)

第三辑 走向淮河的源头

(皖北、豫南淮河上游散记)

“淮夷”之邦·····	(126)
寿春寻古·····	(129)
“八公”归来兮·····	(133)
芍陂随拾·····	(136)

溧史杭春梦·····	(139)
黑龙潭薄暮·····	(143)
硖石口剪影·····	(146)
淮滨夜话·····	(149)
淮凤晨曲·····	(152)
古息小憩·····	(155)
走在潢川秋雨中·····	(158)
中岳三题·····	(161)
少林游兴·····	(167)
朝龙门·····	(171)
竹竿河的骄傲·····	(175)
夜登鸡公山·····	(178)
岭上都市·····	(182)
啊！淮源·····	(187)
流动着民族文化之源——代本书后记·····	(191)

第 一 辑

淮河在这儿喘息

(苏北淮河下游散记)

远逝的河魂

打开分省地图，在苏北大地上，用淡蓝色标出的湖面有微山湖、骆马湖、成子湖、洪泽湖、高邮湖等等，它们自北而南，串联着大小河渠，单能叫出名字的就有新沭河、新沂河、新濉河、北六塘河、射阳河、串场河、泗河、新淮河、新运河……这是一大片理不清的乱麻，把它们叫作“蛛网”实在是一种形象的比喻。然而，正是这些“蛛网”和“乱麻”，组成了苏北大地上恣意纵横的水利灌溉网。

在数不尽的河渠中，从西北流来的大运河和来自西邻的淮河，仿佛是两根粗大网绳，牵动着这幅水网图的每个网孔和每一条神经。位于网络中央的洪泽湖和高邮湖，则是两个相互毗邻的巨大的网门。

现在，我们来到这网门前，寻找两千里淮河远道而来的踪迹。

我们叩问众河：淮河在哪儿？

在洪泽湖敞开的胸膛前，淮河正戏谑地取闹着，带着掩饰不住的娇嗔。她莽莽撞撞地，到处寻找自己的归宿。洪泽湖哗笑着，举起力的手臂，用雄伟的捍淮埝，把她揽腰抱在怀里。

淮河不愿接受任何限制，她在洪泽湖的胸膛前喊叫着，东奔西突，终于挣脱了束缚，转奔高邮湖，而后一头扎进了长江。

长江水浩浩东去，把她带向了大海……

这是一支古老的淮河出嫁的浪漫曲。当淮河最终挣脱自己，走向无限生命的时刻，她给沿岸人民留下的不是愉快的轻歌，而是带着泪水的喟叹……

捍淮埝如今已成为洪泽湖大堤。站在这座巍峨的堤坝上，看巨澜洪涛在堤下呼啸，我们的思绪不由地飞往了1700多年以前。那时候，淮水在苏北大地上四处流荡。洪泽湖只是一个天然的洪水积涝地，当淮水进犯湖水猛涨时，到处一片汪洋。不知何年何月，洪泽湖才有了自己的堤坝，叫作高家堰。人们希望依靠这座湖堤抵御淮水，给它起了个响当当的名字——捍淮埝。可惜年复一年，淮水不仅没有被“捍”住，反而一次次猖獗地冲倒了堤坝，“水漫高家堰，淮扬不见面”，这两句流传于民间的歌谣，便是当年悲惨情景的写照。

翻阅河志史，我们见到一个惊人的记载：从公元1580年起，当地人民就开始在迎湖一面分段建立石堤工程，希望用它作“水上长城”，可是在以后的200多年间，这座“水上长城”竟溃决140多次。每当洪水降临，里下河地区尽成“泽国”。县志上记载着清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大水留下的灾患是：“坝堤倾塌，洪水东注，人畜哀号，惨不忍睹。”受灾农田达3千余亩，倒塌房屋210万间，死亡近8万人。单高邮挡军楼一处，浮尸就有2000多具……

一部水患史，侵吞过多少劳动人民的财产和生命！

此刻，我们漫步在埋葬过无数冤魂的大堤顶上，宛如走入了另一个世界。这里是柏油铺成的坦途，是绿草丛生的风景荟萃处，车辆穿流如拨不尽的捻珠，临湖的防浪林台则如同翡翠的屏风，大小涵闸输送着温驯的湖水，直驱彩色的田

野。湖中白帆点点，给人以无比安憩和富足的印象。当辉煌灿烂的晚霞在西天撒开时，我们惊喜地呼唤着披着霞光归来的淮河，她显得那么宽阔，那么浩荡，象能抱住整个蓝天。霞光好象正被她一路簸荡倾泼，把岸畔的一丛丛芦苇泼得红艳艳的，象激动地燃烧着的生命之火。

我们想去迎接淮河，想去掬一捧淮河的水！

我们走下堤坝时，忽然听见了水桶泼水的声音。

我们走上前，见一只乌篷船泊在岸边，不知道是渔船还是附近农村的运肥船，那船尾摇晃之处，站着一位两鬓染霜的老人。他朗声朗气地向我们打招呼，而后，以一种好奇的目光打量我们，问道：“你们要去哪儿？”

“我们在找淮河。”

老人更加不解地望着我们。半晌，他仿佛明白了什么似的，答非所问地对我们说：“你们想见过去的淮河吗？找不到了……”

我突然觉得，他的话包涵着许多历史的滋味。

老人告诉我们：他在这儿撑船几十年了。昔日这里到处是水泊、芦苇和茅草。他亲眼见过河水泛滥时骇人的情景，也亲自参加过治淮的战斗。他绘声绘色地讲述起1966年冬，苏北地区11个县6万民工和3千石工，“血战高良涧”的情形。他们在50华里长的险段上拉开阵势，拆除了从明代到清代171年间建成的石工堤，于大堤迎湖面加筑了50米宽、15米高的防浪林台。白天刨，黑夜挖，雨天凿，数不清的日日夜夜的奋战，使人忘记一切。至1978年春，5个县的万名民工和万名子弟兵，又在堤东侧加筑高大的二级堤台，植树22万株，填平数处险段的深塘……这些浩大的工程，如今回忆起来，依然